老祖宗有幸，家族出了这么多的热心有能之士，修谱、立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说干就干，真是让人感动万分，激动不已。身处前线的人们，辛苦了。

复修千古佳城，既让老祖宗更享安眠之所，也让我们及我们的后人有了缅怀追祖之地。能做成此事，既是老祖宗的福荫，也是今人的功德。正如马三垭那边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是祖先的后人，我们也是后人的祖先。今天，作为历史的一环，今人也正在书写历史。现在，为复修佳城，有的为签约购地东奔西走，有的为撰写碑文冥思苦想，有的为挑选吉日求神问卜，有的为钱帐管理劳心费神，还有更多的人已经或正准备慷慨解囊，这就是今天的景象，这就是后人可以看到的历史。大家群策群力，上可告慰先祖，下无愧于晚生。

大兴以自己的专业所长及丰富的学业积淀，呕心沥血、夜以继旦地拟好了碑文，为立碑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功绩。但我也注意到，碑文中有两个细节，估计在我们的这四支人中还有些争议。立碑一个目的即是立信，让后人见碑就信之为真。由于立碑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解决这些争议很有必要。

这两个细节一是蛟祖的出生时间，一是蛟祖的出生地点。按说，这两个问题不是问题，因为在1918年定位公所编的谱中明确记载了“蛟生于庚子年十一月初七日亥时在于西乡县归仁里双河砙窠生长人氏”这些字。既然有明确记载，怎么又会有争议呢？我看源于两条，一是在目前发现的三本老谱中，只有定位公的谱中有此记载，其他两谱中均未说明这个问题，这就只能作为孤证，证据力就弱了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里只记了个庚子年号，六十花甲一转，这庚子到底是公元哪年，就说不准了。对这个问题，大兴作了考证，认定是公元1600年。我这里也找到一个依据，支持大兴的结论。依据是我们现祖这边的两本谱上均记载，蛟生现，现生定爵，定爵生如明，即如明公是蛟祖曾孙。定位公编的谱上明确记载如明公生于康熙三十九年，即公元1700年。那么，接近并早于1700年的三个庚子年分别是1660年，1600年，1540年。如果是1660年的话，就是三代人均要13岁育子，如果是1540年的话，就是三代人均要53岁育子，这两个都太违背常理了。而如果是1600年的话，三代人均是33岁育子，这在过去，应该都算比较高龄了，但考虑到定爵公是现祖第五子，如明公是定爵公第三子，生得晚些也应该是正常的了。除了谱载外，如明公、如明公长兄如美公、如明公夫人的碑现在均还保存完好，字迹也还比较清晰，这些均能比较好地印证蛟祖是生于1600年的。

但是，这个看似铁证的1600年，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与红峰支系的时间有些对接不上，以致红峰的新修谱上记载的蛟祖生于1660年。红峰价值极高的老谱还未找到，目前存有保存十分完好的1942年立的蛟祖之唐氏老母碑，碑文中提到“嘉庆匪患”、“匪平”等语，并详细、清晰地记录了后世分支。大兴作过考证，认为嘉庆匪患是误记。因为如果是嘉庆匪患的话，那就是公元1800年左右曾在此范围发生过的白莲教起义，官方、民间将其称作嘉庆匪患的很多，现今堰池坪后山尚有白莲教遗迹，而白莲教最终覆灭之地就是二州垭附近。历史上，我们老祖宗生活的这片区域，发生的记入官方历史的匪患都有很多，有可能把其他匪患误记成嘉庆匪患，这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由于我看到，红峰新修谱上将蛟祖记为生于1660年，而大兴所拟碑文刻为1600年，现立碑在即，万望大家尽快考证，消弥这个争议。

关于蛟祖出生地，按说，既然谱上有记载，应无争议。但大兴花了很大的功夫作考证，也大胆地作了一些推断。认定蛟祖生于四川平昌县归仁里。这是大兴多方收集资料并推理的结果。所谓修谱，就是要让谱更靠谱。无疑，大兴这样做就是希望让谱更靠谱，更合理。大兴为此提出了很多理由，其中一个是西乡县无归仁。应该说这理由确实很充分，没有归仁这个地名，那么我们的老祖宗怎么可能出生在归仁呢？但我无意之中却发现一个材料，是1683年当时的相当于现在的县长的名叫史左的这么一个人，组织编修了一本西乡县志，里边提到西乡县下辖十六里，其中有归仁里。这个县志的编修年代与蛟祖生活年代不是很远，并且一县之长，对其治下的“里”应该不大会搞错，现在西乡没有归仁里，但三四百年前，应该是有归仁里的。既然有谱记载了归仁里一说，又有正规的官方志书为证，蛟祖生于西乡归仁里，也算是比较靠谱了。当然，归仁一说，只出于一本老谱，是孤证，证明能力确实有限。但是在无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如果把这孤证也来丢失，是不是有些可惜呢？

大兴花的功夫很多，提出的理由也有很多，比如，大兴提出平昌的归仁一说，这既涉及到很多古远的历史，又涉及现今的很多信息收集，大兴实在是很用功。但是，目前，我尚未发现，平昌县在1600年代有归仁里的材料。今天（2019.5.2）我跑到新华文轩，查到一本1984年编的一本四川省平昌县地名录记载：江口镇，隋初名归仁寺，明毁于兵燹，惟存八角井一口，1631年重建。这里用的是归仁寺，且是隋名，与蛟祖生活的1600年代隔了约1000年左右，年代有些久远。我认为平昌归仁里一说还需要更多佐证材料。

对于出生时间和出生地，还是很有必要较真的，大兴对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我们也必须要注意，我们立碑，其中一个目的是让今人、后人来寻宗的。那么，以我们现有的谱上记载，可以发现有很多支人缺少后续记载，或许他们正生活在某处，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许他们有更准确的谱记或碑载，假如有一天，他们来到蛟祖碑前，发现碑记与他们的谱载相差太远，他们如何相认呢？